

吴科迪 仝俏等 著

萌芽·校园清泉

校园生活的反光镜

不喜欢读书的小子

浙江文艺出版社

Xiaoyuan Qingquan



不喜欢 读书的小子

吴科迪 仝俏等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RBH54/67

I267
3/4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喜欢读书的小子/吴科迪等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8

(萌芽丛书)

ISBN 7-5339-1645-X

I.不… II.吴…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026 号

吴科迪 及俏等 著	
责任编辑 陈 坚 装帧设计 王 坚 责任校对 王蓉蓉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 / 32 字数: 126 千字 印张: 5.875 插页: 2 印数: 00001-10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645-X/I·1453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1 / 吴科迪

21 / 缪克构

27 / 阎 玲

33 / 吴科迪

39 / 吴科迪

53 / 罗 劼

59 / 任晓雯

62 / 张媛媛

65 / 李莹雯

69 / 李捷文

73 / 夏 俏

78 / 尤蕊洁

83 / 迦 蓝

85 / 贺 佳

90 / 翁古月

94 / 孙晓晓

99 / 殷 殷

104 / 夏 俏

110 / 周芙蓉

我的大一生涯

中文系男生宿舍

友情的模式

重访同学ABC

'98友情记录

爱漫画的朋友

在听摇滚的日子里

彩排俗态生活

“伪追星族”笔记

“悄悄改不行”

清新游戏

家中爱情故事

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

我的泡面情结

在图书馆

晴朗的好日子

链

云来知己

小尤的眼睛

Men

目 录

112/ 杨志伟

115/ 木 木

120/ 木 子

124/ 毕亚红

129/ 许 佳

137/ 徐 孜

141/ 张蒙舟

150/ 胡智英

154/ 徐姝芸

157/ 笑笑生

161/ 苗其巍

166/ 晨 云

170/ 田 园

173/ 唐骋华

177/ 孙俊劼

179/ 高 欣

在桥上

女孩子

小兔儿

高中阿三

流星雨

做了一天差生

高三男生自白

准备高三

高一、高二与高三

高三追星落难记

特殊返校日

阳光依旧灿烂

职校生：为理想打拼

训话

铅球异趣

“坏学生”与“好学生”





● 吴科迪

我的大一生涯

北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天昏地暗地背着《中国革命史》。

考试范围是上星期一给的，确切地说这所谓的范围就是没有范围。“不该说的不说”一向是我们中革史老师坚决贯彻的原则，他只是非常残忍地告诉我们考试形式是闭卷你们把课本“看一看”。你若还能从他嘴里抠出一点点和考试有关的内容，那么去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搞点情报出来大抵也不成问题了。

再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听似轻松的“看一看”。十几年的书读下来，如果你仍不解这其中的潜台词，真的把书“看一看”就准备上考场，那只能说明你的天真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了。

接下去就是对脑容量的考验了。三百多页的革命史，不到一星期的准备时间，其间粉墨登场的三场考试分别是高等数学B、大学英语（三）和C语言，你敢稍稍松气，保证暑假没好日子过，老老实实在家等着补考通知吧。

那晚二十三点零五分，我一个人呆在寝室里。Walkman里传来一首新的东方风云榜推荐歌曲，说实在的并不好听。对于大陆地区的原创音乐作品我总怀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气急，尤

不喜欢读书的小子

①



其听到一些歌手拿腔拿调故意把“chéng”唱成“céng”，把“shì”发成“sì”，明明是上海本地人的去模仿人家港人的发音，叫人听了浑身不舒服。当然耳不听为净倒也罢了，偏偏东方电台每逢正点就滚动播出，那些旋律晦涩不流畅、歌词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的作品，无疑是对我耐心和耳膜的一种考验。

又扯远了。看来我得时刻阻止我这联想丰富的大脑随时想入非非，特别是在临近考试的时候。

水儿和小建一大早就去了图书馆，我想象着她们此刻正在那边埋头苦背。我这人天生懒散又没毅力，尤其是在干背书这种枯燥乏味的事情时更是坐不定，通常不出半个小时就要换一个姿势。电话铃在枕边响起，我边听着“夜倾情”边躺着背书，这于我无疑是最好的状态，尽管在柔柔的音乐声中好几次头一歪，手一松，课本就滑到我身体的一侧去了。

北的声音总是阳光灿烂，即使在最最阴沉的雨天。

连日来的梅雨天把人的心情弄得异常烦躁，又适逢期末考试周，象牙塔笼在一片晦涩的气氛之中，我有些感冒。

“我的电话卡里还有八块多钱，全交给你了。”北说。

于是我大吐苦水，滔滔不绝。已经等不及一个云开日出的艳阳天把我发了霉的心情晾到阳台上去晒，我急着把所有的压力在这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尽情宣泄。

北耐心地倾听着我的喋喋不休直到他那张201电话卡内的余额慢慢地减少到零。电话里一片空白，如同我一片空白的大脑。

灯按时熄灭，水儿和小建推门而入，抱怨着这辈子也背不完的革命史连同自修教室的蚊患，借着走廊上昏暗的灯光手忙脚乱地往身上涂抹着白花油和蚊不叮。我幸灾乐祸地说放着没





有蚊子的寝室（我们的寝室在四楼，通常情况下蚊子飞不到这么高）不呆，你们倒有兴致每晚跑出去喂蚊子。

点上三枝蜡烛，我们重新翻开革命史。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小字在烛火中跳跃不定，映得我眼睛发酸大脑发胀。我硬着头皮以理科生的脑内存去记这些琐碎的历史事件。

我知道我永远也记不住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期间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写了一篇什么名字的文章，永远也搞不清历史上的哪年哪月哪一天又是什么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其间又通过了多少方针多少纲领多少文献。

很多时候我想不通无论历史精彩也罢沉沦也罢都已成为过去，了解一下不就得了，初中高中还不是背过就忘，何必到了大学还这样死抠细节呢？有这些死记硬背的时间还不如去关心一下科索沃战争去关心一下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的问题呢。

风说他有同感。

风是个不折不扣的热血青年彻彻底底的爱国主义者党的好儿子四化建设的优秀接班人。五月八日大学生游行示威他也去了，他跟我们讲起那天的经历眉飞色舞慷慨激昂。他说他本想捡个易拉罐去砸美国领事馆，可是上海的市政建设搞得实在好路面上干净得不得了，一只易拉罐也看不到。风就是那么的联想丰富，郑说他吃一顿饭也会联想到又有多少非洲饥民的命就这样被他吃掉了。风说起在上海买房每一个平方米都是用一张一张的人民币贴起来的。

风笑起来有点像北，眼角满是可爱的鱼尾纹，这使我对他平添几分好感。

我想到北。



Meng Ya Meng Ya

刚入学那会儿北还有信来，催我快点把他的同学录写好还给他。

那是一本印满了白色小猪的蓝封皮同学录，天蓝色的，像我们高中校园操场上空的那方蓝天（当然我对那片操场并没有太大的好感，高中三年来我的脑袋被不同的球砸过，几乎每次横穿操场都是一次痛苦的回忆。呀，我这不安分的思绪又飞远了）。扉页上是北清秀的笔迹：

放不开你温暖的手掌，放不开和你走过的昨天，如果美好的时光都用离别来收场，我愿用微笑当做句点，永远和你住在那段回忆里，再回到从前，陪我欢笑陪我哭泣，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告诉你，你就是我一生的好朋友。

初看觉得蛮有感觉的，我一向佩服北的风采。后来无意中得知这是根据一首歌词改编而成的，我嘲笑他copy不走样，他反笑我孤陋寡闻，又没说是自己写的，我当你们都知道的呀。

由于忙着结交新的朋友装扮新的生活，和高中同学的联系总不免渐渐疏淡。开学初小青还来新生院看望我。她说她们系的班主任管头管脚烦得要命，上次她上课忘了关机，课上到一半拷机响了，他就说有些同学配了拷机就自以为了不起，我还有手机呢！还跑到男生寝室抓打牌的，嘲笑他们只会打打八十分，说有本事你们去打桥牌呀，不会了吧？我也给她讲我所听到的各种趣事：听说xx大学的一个男生从四楼掉下来，据查说法有三，一是考试压力太大，二是失恋深受打击，第三种最有意思，说是晒衣服时不小心掉下去的。

初进大学总有说不尽的新鲜事，我笑啊笑，恍然之间小青已由水儿她们替代了，身边的面孔由熟悉到陌生，又由陌生到





慢慢熟悉，我也在一阵一阵的欢笑中刻意淡化着与昔日好友分离的忧伤。

好啦，我准备从这里开始介绍我的寝室成员了。

水儿如水，可饮可品，绝不会叫你呛着。惠儿是那种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地恪守着教规的回族人。小建若按年龄论是我们四个人中的老二（其实她是最年长的，只是我们总觉得“老大”听上去怪别扭像什么似的，因此一致通过从老二排起。本人不幸屈居老五，好在不是男生又不姓王，不然叫起来可真够难听的），一位可爱的福建姑娘。

小建出门在外，接到家里的电话总是异常激动，一开口就是“发发”（后来搞清楚了这是“爸爸”的意思），接下去一口叽叽咕咕的福建话说得我、水儿和惠儿一头雾水。看着小建通话时溢于言表的喜悦、手舞足蹈的激动外加挂断电话时的依依不舍，我们三人惟有庆幸当初没有背井离乡漂泊到外地。感触最多的大约要数惠儿，这丫头三天两头往家跑。

因为年轻，我们四个很快就混熟了。混熟意味着原形毕露。

我们用五个接线板从厕所里接了电源插上录音机大放流行歌曲，躺在床上卧谈漫画和卡通片稍带关心一下水儿家的那条狗，对当今的影视明星评头论足滔滔不绝张扬着我们的年少轻狂。偶尔地，我们会在夜晚兴致勃勃地跑到阳台上，看着为数不多的几颗星大谈工业污染，水儿会把问题的实质分析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足以让楼下学环境的校友相信我们对她们的饭碗将构成严重威胁；我们会为这动荡不定的国际局势忧心忡忡，copy着报纸上的时事评论以显示我们思路清晰眼光独特，绝对有资格指点江山呼风唤雨挑起社会主义的大梁。



当然我们不至于如此无聊要靠关心诸如空气污染、温室效应、非洲饥民、妇解问题这类崇高事业来打发空闲的日子，而事实上理工科学生的大学日子并不见得好过，所以我们的谈资常常是一些来源不明无关痛痒的小道传闻。

开学两个月以后，北的电话才姗姗来迟。我刚想说算你良心未泯还记得我这个老朋友，电话那头却忽然传来一个陌生的男声，他说“喂喂”，我以为是电话突然串线就应了声“唉”，谁知那男声转而成了“好哇，北，你给女的打电话”，北说是不是你们不要误会，又有声音说那就是女的给你打电话喽，北无奈地接过话筒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才给你打电话了吧。

北是我的高中同学，一个笑起来眼角布满鱼尾纹的男孩。其实我们在高一就可以深交，却一直拖到了高三。文理分班后的几次偶然接触让我们发现彼此间原来可以谈得很投机，或许这要感谢距离的成全。我沉醉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异性之间完全赤诚的友情。

北善于堆砌美丽空洞的文字，这使他的文章时常显得苍白无力无病呻吟。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最近参与一本校刊的编辑，在一篇文章中大谈当代电影中的暴露镜头与影片艺术效果的关系，写的每一个字都实实在在，倒是很出乎我的意料。他说的一则校园笑话是某夜熄灯后一群男生卧谈遇见漂亮女生的第一句话该说什么，一位老兄正昏昏欲睡便不耐烦地说了句“先睡吧”。北说由于这个笑话，他们的刊物差点被学校作为黄色刊物禁止发行呢，我笑着说是吗，他接着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好玩的事，因为他是负责“笑话”这一栏的。原本觉得校园生活单调





乏味，经他这一问，细想起来，忽然觉得这两个月来的笑料无处不在，不过从未用心梳理罢了。

风如其名，如风。不是冬季里雪上加霜的那种刺骨寒风，而是轻轻柔柔很随意的一阵。尽管有时他的随意令人难以接受。

印象深刻的有三次交会。第一次在水房相遇，我朝他点头他对我微笑，还没等笑到一半，一声巨响从他手中的热水瓶内发出，他的面部表情在短暂的停驻之后随即夸张到了极致，接下去就是纷纷落地的碎裂瓶胆，银色的，很是晃眼。第二次我在他身后大声叫他时，他正骑着那辆被我们称为玩具车的二十英寸的bike艰难地前进，他的头才回到一半就连人带车栽倒在左侧的草丛里，从此我再也没敢在他骑车的时候叫他。第三次最是有趣。那天我在新生院的校医院等着补牙，闲着无聊摸到书包里惟一的一本C语言有一页没一页地翻着，旁边一个女医生大概是被我的装模作样唬住了，连连称赞现在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几年以前建材学院还没有和同济合并的时候，这里的学生就只知道打架：踢足球推人要打架，打篮球抢球要打架，就连买饭插队也要打架。那时的外科可真热闹了，三天两头有那种血淋答滴的伤员来就诊。我说是吗，她说诺这不又来了个血淋答滴的，我一抬头却看到风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听医生的口气，风也算是这里的常客。我知道风是足球运动员，有个跌伤拉伤的本来不足为奇，可不知怎么的，在那种情形下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接下去风也不挂号了，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跑得飞快，医生在后面喊你的脚不是摔坏了吗，他头也不回地说没事没事。

风不像郑。郑的致命弱点就是自我感觉太过良好，总以为



Meng Ya Meng Ya

自己英俊潇洒该被系里的女生抢着喜欢才对。他整天眉飞色舞地大谈感情问题，时而表现得痴心不二，时而又坦言自己是个花心大萝卜，对此我们大摇其头暗地里叹息此人无药可救了。记得一次小建调侃他说最近你和xxx好像走得很近嘛，他立刻正容说她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从来就只把她当成小妹妹的，并叫小建别瞎说不然人家以为他“名草有主”，到时候找不到女朋友找小建算账。他那副煞有介事的模样惹得我们窃笑不止。

大多数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和郑保持着距离，省得他那不安分的大脑又想入非非认为谁又对他落花有意了，他一个人在那边瞎想倒也罢了，最怕他在外面造谣生事说人家死皮赖脸地缠着他，而他为了不伤害女孩子真挚的感情而大伤脑筋。相比之下风倒没有那么细腻的感情，我们比较愿意和他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们嘲笑他一米八一的标准身高却成天驼背弯腰大概是为了照顾他娇小的那位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吧。据说这小子第一天搬进寝室就在床头、墙上、桌上贴满了他那位的照片，同寝室的平还傻傻地问这贴的是哪位明星的玉照呀？

我从这里开始说平——我入学后认识的第一个男生，一个来自江西的小伙子。

平很能侃。他给我们讲述一次亲身经历，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他说那天我乘中巴沿一条人烟稀少的崎岖山路去祖母家，途中车上的一伙歹徒见时机成熟便凶相毕露，命乘客们交出财物。看着其他乘客毫不反抗就乖乖地交上了钱，一股鄙夷之情油然而生，我暗暗决定绝不能像他们这样助长坏人嚣张的气焰。此时一个流氓站到了我的面前，我正襟危坐继续看我的报纸连





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威胁我把钱交出来，我心想咱共青团员在关键时刻哪能对恶势力低头呢……（哇，你真行，那后来呢？）后来旁边几个流氓也围了上来，我依然不动声色正气凛然地坐着，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镇静，镇静，现在还不是时候（看样子此兄准备瞅准时机一展身手了，我们一个个屏住呼吸等待那最精彩的“时候”的到来）……终于，他们“刷”地拔出了刀，我想我终于坚持到最后了，便一下子……（怎么样？）一下子掏出了钱，数都不数就扔给了他们。怎么样，像我这样既有民族气节又能提得起放得下懂得保全自己的人称得上英雄吧？“你——去——死——啦！”我们嗤之以鼻。他不甘心地补充说你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起码也坚持到了最后关头，比起那些一开始就没了骨气的乘客总是可圈可点嘛！我说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早一点迟一点罢了。调侃之中记住了这个带着黑框眼镜的男孩，叫平。

渐渐习惯了大学生活的节奏，我想着去感受一下校外的气氛以打发大一的一大段一大段精神空虚的日子。

毕竟经验不足，第一次去应聘礼仪小姐就心血来潮莫名其妙地穿了一身运动装蹬上一双运动鞋，脂粉未施就跑去面试。往一群浓妆艳抹衣着入时的靓女之间一站顿时没了底气，颇有自知之明地退了出来，从此明白了什么时候也该往脸上涂点化学物质了。

学期快结束时我应聘进了一家公司当派送员，挨家挨户发饼干的那种，发掉一包拿一角六分，很辛苦。初衷纯粹是为了积累一点社会经验，结果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面孔，真真切切地尝到了一些甘苦。



Meng Ya Meng 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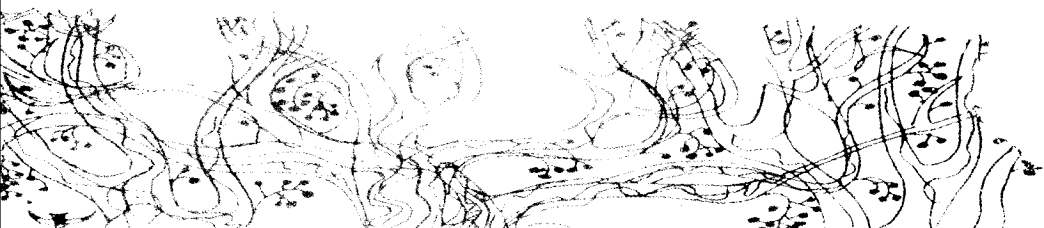
不曾忘记那条凶巴巴的狗吓得我落荒而逃，也不曾忘记那一声“小姑娘，你辛苦了”滋润进我的心里，更不曾忘记叫哑了嗓子敲门敲肿了手（幸好大多数人家都有门铃）。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先是敲开一位老太太家的门，我告诉她我是达能公司免费送饼干给她吃的，她说不要，我说这是免费的，她还是不要，我说又不要钱不要白不要嘛，她说不要钱我也不要，我只得摇摇头走掉了。再是遇见一位老伯，穿着那种上面印着八卦图古代道士穿的长袍，一见我就一脸惊奇地说小姑娘你额头饱满双目有神，难得的富贵相啊，来来来我给你看看。我真怀疑我走错了时空，扔下饼干连窜带跳地逃走了，一边想，双目有神？二百度近视啦，有没有搞错啊，唬人也沒这么唬的呀。三是那次发完饼干经过一家麦当劳，早已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了，要是在往常，我一定会推门进去要个汉堡什么的，可是想到这么辛苦才发掉了两百份，还是省点钱回学校吃吧。

出来做过事才知道挣银子并不容易，后来遇到上门派送、推销的总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还是希望不要碰到那种喋喋不休的推销员。

有一次就很好。我走在广场上，直觉告诉我迎面走来的这个小伙子是贝塔斯曼书友会的，因此他才开口说“小姐”，我就立刻说“有了”，他一愣，随即笑着说了声“谢谢”就走开了。事后想起总觉得有趣，我们似乎什么也没说，却又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总之这样很好，我喜欢爽气的推销员。

拍拍从社会实践中带来的灰尘，我又回复到简单而又轻松的校园生活。忽然感到有些庆幸，真正踏上社会是三年以后的





事了，抓紧时间享受这相对而言单纯而可爱了许多的学生时代吧。

很快就是三个星期的假期，是该和疏远了四个多月的老同学好好聚一聚的时候了。

二月初我偷闲到上海大学的嘉定校区跑了一趟，去看小青。

小妮子的装扮很是入时。我早已习惯她朴素的样子，因此初看不是很习惯，更是被她那圈很cool的黑嘴唇吓了一跳，乍一看，还以为是食物中毒呢。

小青随意的性格倒和过去一样，她聊起入校以来的种种经历嘻嘻哈哈手舞足蹈，走在冬季的寒风中，我依旧被她的活力感染得热血沸腾。

她说影视系的男生为了反映最真实最深刻的在校洗澡紧张问题，扛个摄像机跑到女浴室门口对着“长龙”选取最佳拍摄角度。姑娘们早已排队等得不耐烦，见此情形更是火冒三丈，纷纷把脸扭到一边防止上镜头，边骂“送只十三点神经病”。

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小青依然忿忿不平。事情是这样的：

上个月她们和联谊寝室的几个男孩出去“涮”了一顿，回来后还觉得挺开心的。谁知第二天就听到了一种谣传说她们几个女孩在人家男生家里过夜什么的。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她们系的那帮男生本来就闲得无聊，一听这事马上来了精神，一边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的女孩真是寡廉鲜耻，我们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男性公民四化建设接班人真该好好冷静一下考虑考虑如何净化校园风气”，一边忙着定时间“什么时候我们也约几个女孩出去玩”，



Meng Ya Meng Ya

把小青她们气得半死忙发表公开声明进行辟谣，并找到了管宿舍的阿姨证明她们当晚不到十一点就已经回到寝室了，那帮男生这才非常失望地换了关于世界和平的话题。本想和那个无事生非的联谊寝室断绝来往，冷静一想觉得才吃了人家一顿就马上翻脸不又落了个话柄，鬼知道那帮家伙这次会怎么说，因此经研究决定回请他们一次再提出over，可经寝室会议讨论下来才发现她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回请他们，于是只得等到攒足钱再说了。

真是吃人家嘴软啊！

我眼珠一转想到动画片里常见的整人方法，就建议说你们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挖一个坑，然后站在坑的对面大骂他们就行了。她说你以为我们都是卡通人物呀，我们相对而笑。

小青陪我逛校园，是晚上。她指着海报栏旁边的一片绿荫说你看，《萌芽》上有一张照片就是在这边拍的，我转过头却看不真切，就抱怨这里的灯光好弱。她说我不解风情，两旁的路灯打出昏黄的光晕，笼着这一层似暗非暗，不要太有感觉噢！小青古怪精灵的脑袋里总是装着千奇百怪的想法，她说晚上睡不着觉就拿应急灯往这种地方照，看看人家谈情说爱也蛮有趣的。我说你真是有空，应急灯用来派这种无聊的用场。

真正找到了“感觉”是在小青不经意间哼出的一首歌里：“……叫我怎样放，和你走过的昨天，是谁用回忆当作句点……曾经说不在意是因为太在意，我想再不会有人像你，陪我欢笑陪我哭泣……抱住我，别让爱轻易离开……”小青说她喜欢这样的词，一如在雨夜洗净铅华启开尘封的回忆。这倒使我感到意外，小青一向以来都宣称自己记性不好，这使她得以在现实

